

满学论稿

尹·赵志忠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1

《满学论稿》共收入满学研究论文32篇。这些论文涉及到满族语言、文学、风俗、宗教等方面。其中，《论满学》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满学的概念、范围及研究方法等；《曹雪芹、文康、老舍：京味小说溯源》第一次将满族作家与京味文学相联系，并且认为满族作家开创了京味文学；《北京官话中的满语借词》第一次阐述了汉语北京官话中存在大量满语借词的现象；《“萨满”词考》认为“萨满”一词源于女真语，其义为“智者”，是对“萨满”一词的新认识。本书是作者从事满学研究二十余年的总结，对于推动我国满学研究、了解满族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ISBN 7-80644-996-5



9 787806 449967 >

ISBN 7-80644-996-5 定价：28.00元

满学论稿

·赵志忠 著

辽宁民族出版社

ISBN 7-80044-442-0
定价：28.00元
邮购电话：024-23264314
邮购地址：024-23264316
E-mail: huan@nmp.igep.com.cn
印刷时间：2008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张：10
字数：210千字
版次：2008年2月第1版
ISBN 7-80044-442-0
定价：28.00元
邮购电话：024-23264314
邮购地址：024-23264316
E-mail: huan@nmp.igep.com.cn

© 赵志忠 200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满学论稿 / 赵志忠著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4.12

ISBN 7-80644-996-5

I. 满... II. 赵... III. 满族—民族学—中国—文集 IV. K282.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7488 号

出版发行者: 辽宁民族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印刷者: 东北印刷厂

幅面尺寸: 145mm × 210mm

印 张: 11

字 数: 310 千字

印 数: 1—1000

出版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5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吴昕阳

封面设计: 杜 江

责任校对: 崔维诚

定 价: 28.00 元

联系电话: 024—23284344

邮购热线: 024—23284335

E-mail: lnmz@mail.lnpgc.com.cn

历史文献与口头传说资料流传至今。又如外国文：拉丁、法、德、意、英、日、俄、葡萄牙、西班牙等国藏有大量官方档案和私人著作，足供采择。其历史价值和社会意义之高且大，有待发掘、利用和研究，不问可知。

赵君系专攻满学之研究工作者，现任我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系教授，满学研究所研究员，年富力强，正是奋发有为之时。今乃以本族人从事本民族的语言文学和宗教文化等比较研究，创获不少。本论集所收诸篇俱在，可覆按也。论集之特点大致有三：涉及学科较广泛，诸如语言、文学、民俗、宗教、历史等莫不包括在内，此其一；引用资料尽量以满文资料为先，亦偶有为他人所未论及者，此其二；尤重满文诗歌韵律、子弟书、《尼山萨满》之探讨以及满、汉语文之比较研究，此其三。全书论述虽未臻尽善尽美之境，而有三端自是一良好之开端。

值兹本论稿即将出版公开问世之际，我虽年事已高，亦愿乐观其成，而欣然为之序，如上。

王锺翰

2004 年于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目 录

序

论满学	1
论满语文在满学研究中的地位	14
十年来我国满学研究发展综述	21
曹雪芹、文康、老舍	
——京味小说溯源	36
诗人笔下的卜魁城	
——英和与他的《卜魁集》	49
清代宫廷侍卫生活的真实写照	
——鹤侣的侍卫子弟书	56
满族与京剧	65
《正红旗下》民俗文化论	75
《尼山萨满》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85
《尼山萨满》与宗教	94
东北少数民族中流传的《尼山萨满》传说比较研究	116
满族亲属称谓试析	124
论满文诗歌韵律	131
《霓裳续谱》与清代满族民歌	144
论满族民歌	154
满族传统民歌与满族音乐文化	167
《满谜》研究	187
满族民间说唱《空古鲁哈哈济》浅析	196

2 ①→ 满学论稿

从子弟书的语言变化看清代满汉语言接触	205
清代文学作品中的满语词	214
北京官话中的满语借词	221
从《清文启蒙》看清代前期满族人的双语使用	234
满语 be 的用法	244
谈满语动词 arambi	249
满语与赫哲语之比较	255
清代满族翻译家述略	271
中国是世界萨满教文化圈的中心	278
“萨满”词考	288
萨满教在中国	292
萨满教研究评述	301
一部珍贵的满族民间祭祀规则 ——兼论满族家祭	310
满族与佛教	322
附 录	
一、作者介绍	337
二、出版个人著作	338
三、合作出版著作	339
四、公开发表的主要学术论文	339
后 记	345

论 满 学

满学已经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满学研究也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但对于这门学科的性质、概念、范围以及相关的理论问题，中外学者论述得比较少，看法也不尽相同。本人不揣浅陋，就满学的概念与范围、学科的性质、历史与现状以及中国在世界满学研究中的地位等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其不当之处，敬请批评。

一、满学的性质、概念与范围

满学是研究满族及其文化的科学。满学的研究范围大体包括满族语言、文学、历史、宗教、习俗、政治、经济、艺术等方面。作为一门综合学科，满学的研究对象是满族及其文化。也就是说，满学不是单一的学科，她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满族及其文化。因此，满学的范围是十分广泛的，既研究满族的物质文化，也研究满族的精神文化；既研究满族的历史文化，也研究满族的现代文化。

满学的概念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满学概念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是对满族及其文化的研究。广义的满学概念是对满族及其先人的文化研究，同时也包括与满族有关的其他满—通古斯民族的文化研究。

满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满族的先人包括先秦时期的肃慎、汉三国时期的挹娄、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辽宋元明时期的女真。这些民族历史上所创造的文化与满族文化有着源与流的关系。这些民族的历史与文化也应该是满族历史与文化的一

部分^①。仅从满族与女真族之间的关系看，他们在语言、文学、宗教、风俗等方面就有着千丝万缕、甚至是血肉关系。在语言上，满语对女真语有着最直接的继承关系。除了因年代相距较远，二者在词汇上有些区别外，在语音、词汇、语法等基本方面没有太大区别。从明代《女真译语》中的1500个女真词与词组看，竟有90%以上与满语相同。在文学上，满族文学中保留了大量的女真人的传说、故事和作家文学。在宗教上，满族与女真人有着相同的宗教信仰——萨满教。在风俗习惯上，满族民俗与女真民俗水乳交融。满族人历来强调的“国语骑射”，在女真人那里也有传统。同样是自己的民族语言，同样是自己的马背功夫。在其他方面，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满族人也大多保留了女真人的习俗。所以我们有理由说，满族文化的主要来源是女真文化。满学研究是离不开满族及其先人文化研究的。要想搞清楚满族及其文化，不研究其先人与文化是不可能的。满族文化之源在其先人文化，离开了先人文化，满族文化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广义的满学研究还应该包括那些与满族相关的民族，即满一通古斯其他民族和他们的文化。这些民族是锡伯族、赫哲族、鄂伦春族、鄂温克族。因为这些民族，不论历史上还是现在，都与满族及其先人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历史上，这几个民族的族源大都与满族一样源于女真人。他们有着十分相近的亲属语言满一通古斯语，有着比较接近的经济类型，有着相互联系的文学作品，有着共同的宗教信仰萨满教。特别是这些人口较少的民族历史上都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所学的文字就是满文。直到今天，锡伯人的语言文字都是对清代满族语言文字的继承。一些西方的满学家仍然认为现代锡伯族研究是满学研究的一部分^②，并且将锡伯族文学划定为满族文学的一部分^③。尽管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但却证明了满族文化与锡伯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事实上，中外满学家一直将女真人文化研究和锡伯人文化研究放在满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因为要想研究满族及其文化，离开满族先人和其他满一通古斯民族的文化是绝对不可能的。

满学是一门综合的学科，她要研究满族及其文化，并且要从语言学、文学、史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等方面去研究，同时满学也是一门国际学科，它与突厥学、蒙古学组成了阿尔泰学，并成为国际汉学的重要组成部分^①。满学研究从 17 世纪开始，逐渐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的学科。1644 年，满族人在东方建立了强大的大清帝国，世界各国为之震惊，西方各国纷纷派遣传教士来中国，并且渴望了解清王朝，了解满族及其文化。这些传教士一方面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将中国情况介绍给自己的国家，并且著书立说阐述自己的观点。一时间，在西方各国形成了大清王朝热和学习满语热。在德国、法国、荷兰、意大利、俄罗斯等国家都有学习满语的学者、研究清王朝的专家。从西方满学发展的历史看，先前的德国、俄罗斯和后来的日本逐渐成为西方满学研究的中心，并且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天，西方的满学研究虽然没有过去那么热，但仍然保持着昔日的传统，人们仍在著书立说，仍在学习满语满文。令人可喜的是，中国满学研究近年的新崛起，使得世界满学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并将促进世界满学研究的新发展。

二、满学的历史与现状

满学研究大约始于 17 世纪，到目前为止已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西方学者从清朝的康熙年间就开始了满学研究，首先是对满语文的研究，其次涉及到了满族政治、经济、历史、文学、宗教等方面。1696 年（康熙三十五年）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以拉丁文字写出了第一本关于满洲话的语法书，并且在法国巴黎出版^②。这本书可以看作是西方学者研究满学的开端。由于清初康熙皇帝采取比较开放的政策，并且乐于接受西方较先进的文化，大批的外国传教士都以学者的身份在清朝做事。比如，德国传教士汤若望（1591—1666 年）被顺治皇帝封为正一品钦天监监正。南怀仁（1623—1688 年）被康熙皇帝任命为钦天监监副，并经常出入宫廷为康熙皇帝讲授天文学、数学、哲学、音乐等知识。法国传教士张诚（1654—

1707年)被任命为清朝宫廷的数学教师。意大利传教士郎士宁(1688—1766年)曾任清朝宫廷画家,并参与了增修圆明园的建筑工程。这些传教士文化造诣比较高,又大都精通满语、满文,他们可以直接参与清朝宫廷事务,甚至与皇帝直接接触,对清代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方面比较了解,他们撰写文章,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清代文化和满族文化。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1614—1661年)^⑥曾于1643年、1658年两度来华,1661年死于我国杭州,著有《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册》等书,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历史和地理情况。《鞑靼战纪》一书,记录了明、清之间的战事,主要内容为1644年清入关后与南明之间的战争。这本书按照作者自己的话说,完全是“我们记忆中的和我见闻到的”,“不是道听途说”,而是亲眼“目睹的”。此书于1654年在荷兰、德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同时用拉丁文出版,并在英国用英文出版。南怀仁于1682年随从康熙帝东巡,将自己一路所见所闻写成了《鞑靼旅行记》^⑦一书,记载了辽东沿途的风光,途中的围猎情况及康熙帝个人的情况。这本书在荷兰、法国、日本等国有译本。张诚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了《对大鞑靼的历史考察概述》^⑧一文,着重论述了亚洲北部这一广大地区的满、蒙、回各族人民的历史生活及民族关系。这些介绍东方封建大国书籍的出版,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并且刺激了他们学习满文,了解大清帝国及满洲文化的热情。在17、18世纪,欧洲人学习满语的很多,并且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因为一方面,满语在当时的中国是作为国语出现的,不论宫廷档案还是外交文件都采用满文;另一方面,满语比较好学,一些研究汉文的人也学起满语来,他们往往借助于满文译本来阅读汉文古籍,因为直接读汉文古籍是很难读懂的。当时,许多满文书被译成欧洲语言,如《八旗通志》、《大清会典》、《理藩院则例》有俄文本,《性理精义》、《辽史》、《三字经》、《四书》有德文本,《通鉴纲目》、《易经》、《三字经》、《金史》有法文本,《圣谕广训》、《三字经》、《通鉴纲目》有意大利文本等。

17、18世纪的欧洲人对东方大清帝国的兴趣如此之大是有一

定历史背景的。当时的欧洲正处在工业革命的开始阶段，资产阶级革命还没有取得最后胜利，即使是比较先进的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也没有取得巩固的统治地位。英国于 1688 年取得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但却是君主立宪制，直到 18 世纪上半叶才使资产阶级政治制度逐渐确定下来。1789 年法国大革命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专政取代了封建王朝的专政。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相继确立，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769 年苏格兰机械师詹姆斯·瓦特（1736—1819 年）制造了人类第一台蒸汽机，揭开了资本主义工业革命的序幕。工业革命带来了资本主义的机械工业、冶铁、采煤和交通运输业的极大发展。他们越来越依赖世界市场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并且在海外到处搞殖民统治。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大市场，当然是欧洲资本主义各国垂涎欲滴的场所。那么，17、18 世纪欧洲人学习满文热，到中国传教热，也就不足为奇了。从中国自身的历史情况看，1644 年满族从白山黑水入关统治全国，结束了明王朝的腐朽统治。在医治战争创伤的同时，使全国人民安居乐业，丰衣足食，并且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个多世纪的“康乾盛世”。当时的康熙皇帝是与法国的路易十四、俄国的彼得大帝齐名的明君。他采取的对外开放政策也深入人心，并为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可以说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需要建立国际大市场，是欧洲满学兴起的客观因素，而中国大清王朝的繁荣与安定及开放政策是欧洲满学兴起的又一重要条件。如果没有这样的因素和条件，就不会出现欧洲满学研究的热潮。欧洲人学习满语文，希望了解大清帝国的同时，也接受了汉族文化。他们首先看的是满文书，然后看的是通过满文翻译的汉文书，而清代初期几朝所翻译的大量汉文政治、哲学、宗教、文学等方面的书籍，正好满足了他们的这种需要。由此可见，这些西方学者是先接受满族文化，然后通过满族文化了解汉族文化的。满语文在中西方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随着清代满汉文化接触的不断加深，满语逐渐衰落，并且最终被汉语所代替，西方人学习和研究满学的热情也有所下降。到了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清王朝的衰败和灭亡,欧洲人学习满语的已经很少了,只剩下少数学者和有兴趣者继续研究满文。欧洲的满学研究已经失去了它昔日的辉煌,取而代之的是一些学者们的编辑和搜集工作,出版一些语言、文字方面的论著及字典。像俄国学者扎哈罗夫 1875 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满—俄详解词典》,1879 年在圣彼得堡又出版了《满语语法》;前苏联学者苏尼克 1947 年在列宁格勒出版了《通古斯—满洲语言句法概述》等,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包括俄国、波兰、德国、意大利、美国、英国、法国、匈牙利、日本、韩国及中国台北等国家和地区仍然有许多满文文献收藏,并且有人从事整理工作。西蒙·奈尔逊的《伦敦满文藏书》(伦敦,1977 年)、史莱蒙的《满语藏书目录》(巴黎,1979 年)、沃尔科娃的《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满文手抄本》(莫斯科,1965 年)、瓦尔拉文斯的《澳大利亚图书馆的满文图书》(1980 年)、贝色的《匈牙利科学院图书馆满蒙藏书》(布达佩斯,1978 年)、瓦尔拉文斯的《满语佛经》(新德里,1981 年)、匡坦的《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满文藏书》(1984 年)等有关的满文文献编目显示了满文书籍的丰富,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

近几十年来,许多外国学者仍然努力从事满语文及满族文化方面的研究。他们先后出版了《满文老档》、《异域录》、《百二老人语录》、《尼山萨满》、《三部满族史诗〈尼山萨满〉手稿》等著作,并有《满学研究通讯》、《满洲时代》刊物在全世界发行。这期间人们对于满文传说《尼山萨满》倍加关注,并且提出将这一研究扩展为“尼山学”的观点^⑨。到目前为止,《尼山萨满》已经公布了六种手抄本,并有俄文、德文、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朝鲜文、汉文等译本流传。在我国东北的达斡尔、赫哲、鄂伦春、鄂温克等民族中也有流传。国外学者称《尼山萨满》为“满族史诗”和“全世界最完整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⑩。《尼山萨满》之所以受到广泛的重视,除了她是一部完整的满文传说外,其对于萨满教神歌的保留、对萨满仪式的描绘等方面也是十分难得的。

我国的满学研究始于清初的康熙年间，有清一代三百年为我们留下的大量满文档案及书籍是我国满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从现有的文献资料看，比较早的满语文书籍有：《大清全书》（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书十二字头》（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广汇全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满汉类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等，这些书是“新满文”应用后半个世纪的第一批满语书籍，为后来的满语文研究打下了基础。特别是《大清全书》，全书十二册十二卷，按满文十二字头顺序排列，收词达一万二千余条，成为我国第一部大型的满汉语文词典，并开我国满学研究的先河。随着时间的推移，清代的满学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其研究领域也在逐渐扩大，并且出版了一些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著作。比如，《清文虚字讲约》（雍正二年）、《清文启蒙》（雍正八年）、《清汉对学千话谱》（雍正十一年）、《清文汇书》（雍正二年）、《御制清文鉴》（康熙四十七年）、《无圈点字书》（乾隆六年）、《御制五体清文鉴》（乾隆年间）、《满洲源流考》（乾隆四十二年）、《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乾隆九年）、《满洲祭神祭天典礼》（乾隆十二年）、《熙朝雅颂集》（嘉庆九年）、《八旗文经》（光绪二十八年）等，在我国满学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为满族语言、历史、宗教、文学、民俗等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代的满学研究，由于受时代的局限，还没有摆脱中国传统的史学和“小学”的研究范围，对于满族的文学、宗教、风俗、艺术等方面的研究涉及较少。比如，清代满族文学是很发达的，除了广为流传的神话、传说、故事、民歌、说唱文学等民间文学作品外，满族作家、诗人层出不穷。曹雪芹的小说《红楼梦》、纳兰性德的词，堪称有清一代文学之顶峰；和邦额、庆兰的文言小说《夜谈随录》、《萤窗异草》，裕端的《枣窗闲笔》，鹤侣的子弟书，女词人顾太清的词，文康的小说《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占有一席之地。清代的王公大臣、文人学士都喜好风雅，他们每人至少有一两本诗文集传世，可谓汗牛充栋。但遗憾的是对于满族文学规律、特点、风格、流派等方面的研究做得太少了，我们还找不出

一本像样的文学理论著作。

由于历史的发展和一些人人为的原因，清朝灭亡以后，我国的满学研究就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半个世纪之久。严格地说，新中国的满学研究是在1978年以后才开始的。由于我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施行，使得满学这个古老的学科又焕发了青春。首先是在全国许多地方掀起了满文热，一时间各种各样的满文学习班出现很多，广大满族同胞和学者都倍感学习满文对于拯救满族文化遗产、研究满学的重要性。二十多年来在广大满学工作者的积极努力下，我国的满学事业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并令世界同行刮目相看。

三、中国是世界满学研究的中心

满学是一门世界性的学科，她的研究人员遍及世界各国。但满学的根仍在中国，世界满学中心也应该在中国。说起来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是满族的故乡，是满学的诞生地。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满学研究资料。中国满学研究人才济济，硕果累累。

首先，中国是满族的故乡，也是满学的诞生地。满族及其先人几千年来一直生息繁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分别建立了渤海国、金朝和清王朝，并且创造了自己的灿烂文化。现在满族人口已经超过一千万，仅次于汉族和壮族，在全国56个民族中名列第三位。满族主要分布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其次在北京、河北、内蒙古、新疆等地。满族历史上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满语属阿尔泰语系满一通古斯语族满语支。满文于1599年由额尔德尼和噶盖根据蒙古文字母创制，1632年由达海进一步改进。现在，我国黑龙江省的黑河市、富裕县等少数满族还能讲满语。除研究者外，满族民间懂满文的人已经很少了。满族及其先人一直笃信古老的萨满教，在满族文化中萨满教文化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历史上，满族曾以“国语骑射”为主要的民族特征。

满学的研究对象是满族及其文化，离开了满族及其文化也就没

有满学。不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他们要想研究满学就不得不了解满族，了解满族文化，而满族及其文化就在中国，满学的诞生地也在中国。尽管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 17 世纪产生，中外学者在此都做出了各自的贡献，但比较成熟的早期满学著作当数中国的《大清全书》。这部书完成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以后又陆续出版了《清书十二字头》（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广汇全书》（康熙三十二年，1693 年）和《满汉类书》（康熙三十九年，1700 年）等著作。而西方学者研究满学的开山之作被认为是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以拉丁文撰写的满语语法书，这本书于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在法国巴黎出版。从时间上看，中国的《大清全书》早于西方学者的满语语法书。从另一个角度看，南怀仁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生活多年，对满语一定相当精通，其著作的语言材料当然也来自中国，来自中国的满族人。没有在中国实地考察与生活的，远在他国的西方学者，是不可能熟悉满语及满族文化，也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满学著作的。研究满族及其文化是离不开满族的故乡中国的。

其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满学研究资料。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与发展，除了研究方法及其手段外，研究资料的占有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是满族及其文化的发源地，其研究资料也理所当然最为丰富。在满学研究资料中，有满文文献和汉文文献，其中以满文文献最为珍贵。满文文献既包括官方的各种卷宗档案、公开出版的满文书籍，也包括民间的、没有公开出版的满文资料。满文文献的主要收藏地在中国的北京、沈阳、台北，其次在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新疆等地，在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雍和宫、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等单位均有收藏。北京的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是全国满文文献收藏量最大的单位，所收藏的清代国家机关文书档案达 160 万件（册）。其中包括内阁全宗档案、宫中全宗档案、宗人府全宗档案、内务府全宗档案、军机处全宗档案以及圣训、实录、起居注、方略等。沈阳的辽宁省档案馆主要收藏清代盛京地方档案，其中包括《顺治年间档》、

《黑图档》及大量的旗务档。台北的故宫博物院、“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单位也有重要的收藏。满文文献可以分为历史文献、语言文献、文学文献、翻译文献、宗教文献、民俗文献、军事文献、地理文献、医药文献及自然科学文献等，其中包括《满文老档》、《满洲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实录》等重要文献。所有这些满文文献对于研究满族及文化，促进满学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⑩。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博物馆、图书馆都藏有一定数量的满学研究资料，特别是一些满文资料。如俄国、日本、德国、美国、英国等国家的图书馆、博物馆都有数量不等的收藏，这些资料无疑是重要的满学研究资料。但这些资料无论从数量上，还是从质量上都很难与中国的满学资料及文献相比。从另一个角度说，西方的满学材料，不论是满文的还是汉文的都来自中国，中国满学资料中心的地位是任何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再次，中国满学研究人才济济。从清代开始中国就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满学家，比如创制新老满文的语言学家额尔德尼、噶盖、达海，满文翻译家鄂貌图、和素、扎克丹等。同时，对满族文化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还有小说家曹雪芹、和邦额、庆兰、文康，著名词人纳兰性德、顾太清，书法家永理、铁保，文学评论家裕瑞，戏剧改革家汪笑侬等。特别是到了现代，中国在满族语言、文学、历史、宗教、音乐、舞蹈、民俗、政治、经济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大批专家。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并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这些公开出版的满研究成果不下百余种^⑪。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满文老档》，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满语古籍《旧清语辞典》、《六部成语》、《三国演义》、《西厢记》等，辽沈书社出版的《八旗文经》、《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唐英传》等，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满族民间故事选》（一、二集）、《满族三老人故事集》、《红楼梦子弟书》等，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满族大辞典》、《满学与清史研究书系》（专著类），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清史研究丛书》，辽宁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满洲源流考》、《清代内阁大库散佚档案选编》、《满族通史》、《沈阳满族志》、